

《郑州文史资料》第二十八辑

知青岁月

下册



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赵 伟

封面设计：张松正

郑州文史资料（二十八）

编辑：郑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印刷：河南日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x1168

印数：1500册

出版日期：2007年9月

豫内资郑新出通字[2007]44号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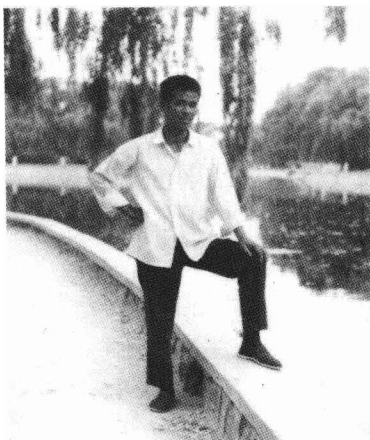
知青往事回忆	任进书(1)
历练,成长	王 平(16)
我的青春留在了那块土地	李艳毓(22)
回忆,算做一种纪念	柴 岗(35)
难忘农场生活	王金凤(47)
农场记事	于保山(51)
历练人生	李改香(55)
我们的篮球队	杨 光(64)
“嘟嘟车”	杜元明(66)
下乡的回忆	罗淑珍(68)
难忘的房东情	梅桂春(73)
“偷”拖拉机	邱继云(76)
锻 炼	王来荣(79)
田间偶感,激励了我30多年	智石头(82)
我跟贫代表学种地	赵月琴(84)
难以忘却的回忆	蔡建生(86)
岁月当歌	荆建新(98)
爱从那里开始	崔建新(123)
入 团	吴万年(126)
青春当舞	王建华(128)

我当农业技术员	陆新淮(133)
那年冬季特别冷	许祥龙(137)
我们连的“赤脚医生”	平 平(139)
一连和二连	郭玉琴(142)
学生头儿的第一次全会	王培和(146)
郑州郊区十八里河公社知识青年农场	连德林(150)
阅读一张老照片	李希英(156)
农场纪事	崔 靖(164)
我的农场生活	李华氏(180)
共同的青春岁月 共同的苦乐年华	徐开建(195)
乡 愫	梁颖灏(207)
感怀知青岁月	魏明彩(214)
在五七青年农场工作情况的回顾	李太福(223)
知青岁月三日忆	张建勤(229)
难忘是因为特别	史素华(239)
侯寨知青十七连	岳国定(247)
山那边的回忆	付秀梅(250)
冻 疮	梅淑贞(256)
我的知青生活	李卫氏(263)
难以忘怀的知青插队生活	虎俊峰(269)
往事并不如烟	崔 洪(278)
两件小事的回忆	杨 霞(281)
行车记	董玉建(285)
那年,我当生产队长	刘 剑(288)
两筐桃子	阎爱新(291)
知青第一天	白 金(293)
知青岁月——我终生的财富	侯松平(295)

知青往事回忆

任进书

老皮跳



1975年在祭城贾岗桥留影

1978年秋，已经当了一年半大桥工人的我，从九江长江大桥工地回郑州探亲，因惦记思念曾为之奋斗6年之久的知青连队，专程回郑州祭城公社知青农场四连小住一天。

陪同我一起回去的是连长田继群，迎接我的是18年的老同学（小学、中学、知青）付亚麟，他告诉我说：“老皮跳”累死了。兽医已检查“老皮跳”是害骨眼病而死，因此

兽医验认可以宰杀（当时私宰耕牛是犯法行为），今天连队改善生活吃牛肉啦！我闻听此言心中不禁一紧……

“老皮跳”是我连1972年冬天购买的三头耕牛之一，当时耕牛的价格每头为60-100多元不等，然而“老皮跳”却价值120元，仅

次于那两头耕牛价钱之和 140 元。“老皮跳”是一头公牛，它硕大健壮，黄色的身躯夹杂着黑色，浑身毛光透亮，买牛的贫下中农代表邢根成特喜欢。“老皮跳”性特犟，但拉犁耙田拖运东西千起农活却是好样的，因与其它二头牛相比特别能干活，可以说一个超过两个，干完农活后，还哞哞得高叫，好像它有使不完的力气，于是，连队知青不知道是谁给它他起了一个“老皮跳”的绰号。

“老皮跳”和它二个同伴的到来，无疑给我们连队帮了大忙，把我们一些男知青从人拉犁、人拉耙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记得 1971 年和 1972 年“天凉好个秋”的时节里，我们连队将已收割后的玉米地、高粱地和红薯地先用铁锨并排翻一遍，再用犁耕一趟，然后用耙耙平，最后用耢耩上麦种。因为当时连队没有牛，于是我们连队十几位知青就以人代牛，干起了犁地、耙田和耩种子的农活。但见我们知青一人一根麻绳，一头拴在犁的围杆上，一头挽在手中，扶犁的老农把式，在开玩笑中，“得儿，得儿，驾儿，驾儿，哦哦，吁吁”的吆喝声中，我们十几位知青把麻绳往背上一拉，一声呐喊低着头，弯着腰，就开始了人拉犁。农田一陇一陇地犁出来了，拉着拉着我们开始流汗啦，一阵秋风吹过，干燥的浮土刮得我们灰头灰脸，汗水和黄土搅在一起，每个人都成了花和尚，此时方知农活之苦累也。

劳动之余，我们坐在地头一座坟茔边的大柳树下，每每聊天闲谈，都会不约而同地企盼，连队何时能买几头牛来耕地啊！

1972 年冬，连队买回了以“老皮跳”为首的三头牛，还专门建立了一间饲养室。每当晚上，饲养室还是连队的巡夜值班室。有一天晚上我值班，只见“老皮跳”静静地卧在干草铺上，那二头牛站在旁边，三头牛嘴里呼啦呼啦地咀嚼，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反刍现象。农代表老邢一只手提一桶温水，一只手持着一簸箕刚刚铡好的玉米秸，往牛槽里加料加水，然后从牛槽旁拿着搅料棍在牛槽里不停地划来划去，还口中念念有词：有料没料，四角搅到，玉籽干草管个

饱。忽见“老皮跳”一跃而起,仰起牛角对准搅料棍就是一扫,搅料棍应声落地,老邢拾起棍子就照着牛屁股打几棍,它纹丝不动,低着头伸出红红的大舌头横扫饲料,好像老邢打得不是它……

1974年初夏,刚割完麦子的连队庄稼地里,灌了薄薄一层机井水,当时我是连队水稻技术员,想在插秧种稻子之前,先把麦地浸泡一下,地软好犁田啊!

当时负责犁地的知青叫李天才,他身材高大魁梧,浓眉大眼国字脸,性格豪放,光着晒得又黑又亮的上身,赤着双脚,高挽裤腿,像座小黑铁塔似的站在耙上手拿鞭杆,高声吆喝着“老皮跳”和其它两头牛耙地。那“老皮跳”就是犁地耙田的好牛,几天下来就把水稻田整理出来。同时,在连队知青的辛勤劳动配合下,那一撮一撮的麦茬扔上了地头,一片又一片;那一簇一簇的稻秧插入了水中,一行又一行。“李天才,中啊!!!”参加连队“三夏”突击工作的知青异口同声地说。我记得,这年连里把李天才评为“三夏”工作先进个人。

中午歇晌时,两头牛累得呼呼直喘粗气,可“老皮跳”却一点都不知劳累,虽然它也是一身泥巴,但却精神亢奋,一看到生产队里的牛从其旁边经过,它就像一个顽皮好斗的男孩子主动发起进攻,凶猛得很,两只牛眼睛瞪得溜圆,我们几个知青紧拽牛鼻子上的牛绳,却拉不住它,它一个尥蹶,就把我们吓得撒了手。只听“哞”的一声,前蹄腾空而起,甩开皮糙肉厚的牛躯,昂起两只尖尖的牛角,后蹄用力冲向对方,一阵决斗后,你还别说,在我的脑海中每次“老皮跳”挑逗起的“侵略战争”,几乎都是以它的胜利而告终。

1976年11月19日上午,我和知青崔泽驷一起套上“老皮跳”和其它二头牛一起去连队西地犁稻田,任务是将5亩地犁一遍凉田,待来年夏天再来种水稻。我和崔泽驷轮流把犁,轮我开始扶犁执鞭时,还怕驾驭不了它,谁知,此时的“老皮跳”已温和许多,少了牛脾气,多了牛干劲,一上午它们仨就犁完了5亩地。大约在中午

12:30,我俩又饥又渴,赶着三头牛回到了连队。我也能犁地啦,我也能驾驭“老皮跳”啦!回到连队得意之余的我不禁大发诗兴,当即胡诌写下了一首诗:“朔风卷地起,来势令人栗;黄叶已飘尽,路上二人急。转眼到西地,扎犁把牛驱;犁完腹中饥,喝牛背朝西。”

随着岁月的流逝,高大健壮的“老皮跳”老了,没有想到竟累死在连队的农田里,这真让我黯然神伤啊!重返连队的我,这一天没有吃一口牛肉。

水稻技术员

在我六年当知青的战天斗地岁月里,我先后做过锄禾、拔草、犁地、拉粪、倒粪、打井、盖房、深翻土地等各种农活,然而我做的工作最长的是水稻技术员,先后于1972年、1973年春夏之交、1974年、1975年、1976年连任四年半。

我是1972年春被连队推荐到祭城公社参加水稻技术员培训班的,培训班设在公社礼堂里,吃住学共七天都在那里,没有书,全凭老师讲,自己认真记,就这样回连后开始担当起水稻技术员的职责。

我连种稻始于1971年春夏之交,当时的水稻技术员有陈建铭和李二元。1972年3月初,我在他二人的指导帮助下,基本上独立完成了我连水稻的浸种、催芽、育秧、起苗、插秧诸项管理工作。

浸种大约在3月22日-25日,首先将经过往年夏天太阳暴晒和筛选后的稻种,倒入约高1.5米、直径约80厘米的一个大陶缸中,加上胶泥、农药(即1059)和水,用木锨搅拌,让胶泥和农药水浸泡的稻种至少3-4个小时,充分起到了杀菌和选优的作用,然后将飘浮在水面上的秕稻和杂物用笊篱捞出来,周而复始者有三,这样稻种就基本选定啦。

经过胶泥、农药浸泡后的稻种个个是籽粒饱满,金光闪闪,然

后就立即装入脸盆中,一盆盆端入事先已选定好的暖房开始催芽。该暖房实际上是一间 12 平方米大小的知青宿舍改装的小平房,房中有一个正燃烧的煤灶,二月里乍暖还寒季节,这无疑是一间四季如春的暖房,其温度要求基本上保持 20 度左右,煤灶旁是两张 2 米长、0.5 米宽并在一起的木板床,床上铺好了芦席,知青们在我的指挥下,一盆盆将稻种平铺在席上,最后用棉被盖在稻种上。我每天上午来暖房用木锨翻匀稻种,再洒点温水,使其受热和湿度均



知青战友

衡,然后盖好棉被,加上煤块,锁好门。大约三天后,一些稻芽破壳而出,我看着那极象绿豆芽似的稻芽,心中涌起一阵成功的欢喜。大约一周后,大多数稻芽都长出来啦,育秧的任务就来啦。

大约在 4 月 12 日-15 日,我指挥十几名知青开始了育秧工作。首先将出芽的稻种小心翼翼地用木锨轻轻铲起放在已铺上芦席的架子车上,然后拉向选定的稻田育秧基地。我和几个男知青脱下鞋袜,赤脚跳入冰冷的水稻田里(至今想起来那水真是切骨得凉啊)。首先用铁锨挖好稻床,稻床依地形而定,长约 50 米、宽则 2 米,我和几名知青挥舞着木尺将稻床抹平整,稻床高于田地地面约 0.3 米,以利于灌水和排水。大家用脸盆将稻芽端入稻床,用手撒匀再用木尺推平,最后用手抓起已沤好的粪肥(大多数为人粪尿、猪圈肥、牛粪,以及炉渣灰掺和的有机肥),薄薄而又均匀地洒在稻床上,再用稻草一层层盖好,将机井水放至稻床,刚刚浸透就放水,这

叫做肥水双保,即保暖保营养。

经过我一个多月早起晚睡的精心护理,那一株株绿盈盈的稻秧齐刷刷地长出来啦,这就需要经常灌水和放水,水大了淹死,水少了旱死,稻秧精贵着呢。大约在5月底6月初,三夏大忙之际,麦子收割了,稻秧就该起苗插秧啦。我亲自用平头铁锨将稻秧连肥土一齐起出(离稻秧根部3-5厘米),分发给各位插秧的知青们,一个晌午下来,我累得手软腰酸却不敢松懈,因为一锨下去不留神就伤了稻秧,两个月的辛苦就付诸东流啦。

到了7月至8月份,阳光充足日照时间长,雨水也较多,即使出现旱情,我们有机井水灌溉系统基本无大碍。在种稻的过程中,拔草极为重要,在拔草时,有一种野草叫稻稗,因它与稻苗极象,不经过认真观察是很难辨别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经过多年的观察与辨认,可以立即指出其主要区别。稻苗:叶浓郁且拔挺,用手摸其叶是有小刺刺的;稻稗:叶草绿也拔挺但散架,用手摸其叶则是光滑滑的。就这样年年拔草,年年有不少稻稗被留在了稻苗里,于是我就悄悄地再趟一遍,发现稻稗立即拔除,可以说是十拿九稳。

在稻苗生长期,还急需大量的营养品,这就是有机肥料人粪尿。在我们稻田路边,知青们挖了一个2米深、5米长、3米宽的粪池,知青们夜起五更从城里拉来一车又一车的人粪尿,倒入粪池,经过日晒雨淋的自然沤化,生肥变成了熟肥。我们知青就挑起水桶,一桶一桶地将人粪尿起出来,挑到浇水的分水口处由水流将粪肥冲入稻田,那粪水上一闪一晃的白蛆和身边飞来飞去的苍蝇令人作呕,但我一想到“庄稼是枝花,全靠粪当家”和“没有大粪臭,那有稻花香”这两句农谚,我就什么也不说啦。在种稻的品种上,我至今还记得有“桂花黄”、“田边10号”、“郑州1号”等品种,尤其是“桂花黄”这个品种最好,长得高,植株壮,结穗稠,碾出来的米又白又香更好吃,所以记忆尤深。

浇水服侍稻子是个耐心活,也是一个细心活,说来见笑,我常常因为浇水而误了连队开饭的时间,尤其是晚饭。记得一次,我回来去食堂买饭,忽然瞧见一群苍蝇爬在那花卷馍上,紧接着一只老鼠嗖地在馍上跳跃而倏然不见。就从这一突发性小事起,在意念上竟然养成了一个不良习惯——揭馍皮。我也不敢给别人讲,只是揭了馍皮再吃馍,这一揭,揭到大桥工地,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直至成家立业,才逐步改正这一缺点。揭馍皮浪费粮食不好,但我又很无奈,怕别人说,我就悄悄地揭,把揭下的馍皮扔到猪圈或牛棚喂猪喂牛,这样才求得了我心中的平衡。

那时,还没有方便面,我只好带上黑窝窝头(连队1972年至1976年就是这样的主食,偶尔有花卷馍)和咸菜萝卜块,饿了吃口窝窝头,渴了喝口机井水,也许是年青人,我喝机井水不仅习以为常,也不拉肚。现如今不行啦,真不敢再喝凉水啦,就是矿泉水我也很少喝,只喝开水啦!

晚上值班没有广播收音机,一个人孤寂得很啊,走在改水的阡陌田间上,常常听到的是青蛙呱呱地的叫声,抬起头常望到的是星星一眨一眨的眼睛。一次在连队里,偶见一农友悄悄翻看《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不禁喜上眉梢,遂借之,用纸卷圆珠笔芯尽抄之,时而复习之,不亦乐乎。古人云:“学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来也会溜”。1974年以来,我在劳动之余,在机井房中,我模仿唐代张打油,写了十几首诗,不妨摘录几首如下:

其一,《七律·观风雨之感》:“稻芽初下秧床里,麦禾茁壮拔节期;不测风雨突然起,惊雷阵陈雹携雨。站在门帘望眼里,席卷廖廓风雨急;来之不善令人气,心中不安怎能息?”(注:1974年4月16日,我作为水稻技术员,上午刚刚把稻芽送入秧床,不料傍晚时分,竟电闪雷鸣,急雨夹着或鸡蛋或大米大小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我担心秧苗受不了这样的恶劣天气,故有诗为证。)

其二,《七绝·望雨有感》:“才入夏季雨连绵,种稻人儿心连田;

仰天喝令乌云散,来日阳光晴照遍。”(注:刚刚育秧不久,小秧苗经不住连天阴雨的折腾,肯定会虚长,秧苗不壮,来日插秧怎么办?无奈,无奈,写首诗劝劝天公吧,于1974年5月21日晚作之。)

其三,《七绝·思父母》:“父母繁劳为儿男,负荷含恨逝五年;回首往事悲惨惨,泪洒阡陌稻田间。”(注:1974年8月7日中午,我正在稻田浇水施肥中,忽见金风起兮初送秋爽,今日乃吾20岁生日,思父母已逝五年矣,而我在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也三年半有余矣。)

其四,《七绝·百泉游感》:“沐雨乘兴游百泉,名播天下不虚传;晶莹清彻映碧树,赚得我辈忘回返。”(注:1974年9月12日,我和副连长张玉梅参加祭城农场赴辉县学习种植水稻参观团,乘场部汽车,携同各连水稻技术员,参观辉县水稻,学习种植经验,回来时路过百泉,参观游览,唯一不美的是小雨淋透了衣衫,我们几十人是站在解放牌敞棚汽车里,个个是顺头流水,此次是我生走出郑州的第一遭,故印象深刻,以诗留念。)

其五,1975年9月1日,我独自于稻田小屋望着连绵细雨下个不停,于是有一诗小词油然而生《菩萨蛮·望雨有感》:“烟雨渺茫接天地,晶莹碧株挂金粒;秋风又微起,香飘称谢意。五年阔天地,和稻结友谊,但愿今岁别,莫使明年遇!”

然而,1976年春夏之交,我还是义无反顾地又当了水稻技术员。说句心里话,这项工作其实并不错,但实在是单调、孤寂和拴人啊。尤其看管我连西地(离连队驻地15里)的30亩稻田。让谁去,谁都不愿意去。一是嫌远,西地一来一回30里;二是西地路边有三座高大的坟茔,白天看着发怵,到了晚上值班,瞧着有阴森森恐怖之感觉,所以叫谁去,谁都不愿意去。结果呢,连队选中了我。至今连队老知青见面还说我,实称人,老实的没法再老实啦。不过老实人不吃亏,尤其不会吃大亏!

莫非“自古圣贤皆寂寞”吗?我虽非圣贤,但心却一直以中华圣

贤为榜样,努力学习之,践行之。记得一次天近黄昏,几名连队女知青送粪车来到西地,临别之际,其中一女知青送我一罐(玻璃瓶装罐头)辣椒酱,说是大家伙的心意,还悄声问我:“小任啊,你说实话,晚上怕不怕。”我说:“怕啊,怕也一个人习惯啦。”在空旷的稻田野地里,一望无际的庄稼地里,白天偶而来几个知青送粪啊,拔草啊,晚上那可真是万籁皆无声啊。在孤独中工作,对于许多知青来说那就是痛苦与压抑,用现在流行的语言就是“郁闷”。我当时是一个刚刚 18 岁的年青人,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个 8 平方米的小机房,其中抽水马达皮带机占去了三分之一,我的床就挨着机井。在抽水机的马达轰鸣声中,我有时也失眠想来想去,尤其想起我的父母双亲就会更加失眠无助。一次,连队负责人专门来陪我住了几个晚上,给我讲大道理,其中有几句话我至今不忘:你知道为啥让你让当水稻技术员?让你来值班?因为连里考虑来考虑去,觉得你人不仅老实认真,而且是个孤儿,没有父母,需要连里照顾,别人想来,我们还不让他干呢,好好干吧,别想那么多,争取加入共青团!通过组织上对我的照顾,我学会了慎独,学会了忍耐,学会了思考,更重要是学会了一门农业技术,如果现在让我去种水稻,还真能管理服务一条龙干下来呢。

半夜搬家

1972 年 8 月,我当时在连队负责管理水稻田的浇水、施肥和守夜等工作。记得是当月的一个傍晚,我从稻地回来,吃过晚饭,大约是 8 点多钟,因为疲惫劳累,没有回机井房值班,就早早上床睡觉啦。大约在晚上 10 时左右,我突然感到好像有一只手压在我的心口上,俗称梦魇了,使我喘不过气来,似乎床也在晃动,于是,我努力睁开双眼,挣扎着坐了起来。只见我住的房子一片黑暗,对面连部则是灯光通明,透过斜射过来的灯光,我发现我睡的床有点

歪斜,我打开随身带的值班手电往床下一照,紧贴着墙裙的床旁,掉下一大块土来。“这墙可是我们白手起家,用自己脱坯的土砖一块一块和着胶泥巴堆砌起来的,当初我也是主要参与的建房人员啊。”我自言自语地说。接着我就杞人忧天地想来思去,是赶紧把我发现的情况向连队报告呢?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最终还是在良心的指导下,立即报告的思想占了上风。首先,我叫醒了同宿舍的一位知青,告诉他我发现的情况,并对他说:“这房子有点危险,不安全啦,可能会塌下来。”孰知,那位知青鼻子一哼说:“你半夜三更,迷迷糊糊,大惊小怪啥嘞。”接着一个翻身就又睡着啦。我只好独自一人走进连部大门,只见大约有七八个人在学习文件(材料),由郑州农药厂工宣队代表李福庆主持学习。他见我神情紧张地闯进连部,就问我:“小任,有啥急事,慌慌张张?”我说:“我住的宿舍墙裙大块大块往下掉土,可能要塌!”不知是谁吆喝一声,“小任,出去,开了会再说。”我对李福庆说:“李师傅,你去看看吧,我看今晚非得搬家,那房子危险呀!”我这一强调,李福庆坐不住啦,手一挥,散会。接着和连队几个知青负责人来到我住的宿舍,李福庆手中三节电池的大手电往我床下一照,正好有一大块土掉下来,他神情抖然一变,马上决定连夜搬家。

我住的宿舍是南北走向,小平房,茅草屋脊,四周为红砖到顶,间隔山墙均为土胚砖,一长溜10间,每间约12平方米,我住在第5间。经研究,连队要求与我毗邻的2个男生宿舍和2个女生宿舍立即搬家,其他房子的行李物品可以不搬,但不能住人。我们的宿舍是4人一间,有20余人需搬物品,有10余人虽不搬物品,但都必须搬出危房。不少男知青无房可搬,只好暂时把工具室腾空,凑乎一下睡啦;一些女知青则搬入其他女知青宿舍先挤一晚,明天再调房。这天晚上的快速搬家,整整到子夜时分也没有完全安顿下来。为此,连队搬家时,人怨沸腾,不少知青对我很有意见,因为,李师傅决定搬家时,连队多数知青是反对的,他们认为搬家是对的,

但应该放在明天一早搬。我坚持要搬,并说:“房子要塌是不会等人的,今晚搬比明早搬安全。”正是李师傅坚决支持了我,这才有了夜半搬家。在搬家的过程中,有的知青笑我是“胆小鬼,没事找事”;有的知青戏说我是:“闲吃萝卜淡操心”;还有的知青出言不逊说我是:“信球,犟筋头!”总之,知青们对我不理解,嘲讽挖苦皆有之。在这个时候,自己也十分矛盾,一方面认为:我做得对,万一房子塌啦,砸死人我也是“罪责难逃”啊;另一方面,我又认为,我可能是没事找事,房子不可能马上就塌下来,我不说这件事,自己一个人往机井房一躺不就得了,也不会招来这么多人睡不好觉,导致他们对我意见这么大!搬完家,许多男知青累得早已进入梦乡,而我却躺在工具室里靠近门口的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总觉得心堵得慌,心里十分痛苦,感到“我是好心落了个驴肝肺啊!”不知怎地杜甫《石壕吏》中“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的诗句,总是在我脑海里飘来荡去。

朦朦胧胧中被人喊醒,一个知青说:“小任,你中啊,把我们摆持(郑州土话,普通话为折腾)了一夜,你倒睡得美,赶快起来吧,太阳晒着屁股啦。”不一会儿,上早班的钟声敲响了,我迷迷糊糊随着出工的知青来到了地头田边。记得任务是稻田拔草,因为一夜折腾,不少知青无精打采,还有几个知青少气无力地躺在露水很重的地头!我们正拔草时,只听一声巨响,我们辛辛苦苦白手起家盖起来的知青宿舍倒塌啦,尘土腾空而起,在清亮亮的晨空里,十里八里都看得真真切切。

此时此刻,曾经挖苦讽刺过我的知青,尤其是倒塌宿舍里曾经住过的个别女知青,两眼噙泪,不少知青望着我默默无语,我从他们的眼神里,分明看得出:“小任啊,谢谢你啦,你做得对,我们有愧啊”!那一个个眼神,我至今都不会忘记!

后来,听姚敏副连长对我说:“李师傅曾讲,那天房子倒塌前,曾有两个女病号坚持不搬,要不是那天晚上小任坚持搬家,我听了

他的话决定必须连夜搬家,这房子倒塌了,如果真砸死一名知青,我就无法向党组织交待,无法向家长交待,多亏人家小任啦……”

我曾当过“知青代表”

回首忆当年,思潮无限;低眉睹旧物,豪情再现。当我拿起珍藏的郑州市首届知青积代会代表证,凝视着代表证上的烫金字“郑州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塑料制品,大红底色,规格为23cm×5.2cm),我仿佛又回到了战天斗地的知青华年。

那是1975年元月2日下午约2:00,被连队推选为郑州市首届知青积代会代表的我,乘坐连队的手扶拖拉机到祭城知青农场与其他连队的知青积代会代表汇合,然后一起乘坐场部的解放牌卡车到市里参加会议。前面是一辆彩旗飘飘、锣鼓声声的宣传车,我们的汽车紧跟其后,汽车沿着机场路一路向西过燕庄,走金水路、过高阳桥,循建设路向南。当汽车驶过郑州柴油机厂时,望着沿途上伫立着不少看热闹的人群,我想起了在这个厂工作的大哥任百顺,自从我父母双亲于1969年5月、10月相继去世后,我的一切生活来源都要靠大哥资助。此时,如果大哥知道我参加了郑州市首届知青积代会,他该多高兴啊!

汽车走过嵩山路向西,在位于伊河路上的嵩山饭店停了下来。嵩山饭店大门两侧站满了欢迎我们的姑娘和小伙子们,他们鼓掌、呼口号,高高兴兴把我们迎进了嵩山饭店大楼后的一座扇形二楼楼。一楼是接待我们的大餐厅,几十张八仙桌错落有序地排开,煞是气派,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看见;二楼是我们男知青代表的临时下榻地,一排排床板平放在水泥地上,床板上是叠好的被子和清一色雪白雪白的床单,整整齐齐。当天傍晚,我们领取了一大摞会议学习材料,还戴上了鲜红的、庄严的知青代表证。接着,我们来到了一楼餐厅,吃上了我人生第一顿丰盛的大餐。我东瞧瞧,西看看,

好像是《红楼梦》中的刘姥姥初进大观园，一切都陌生，一切都新鲜。知青们，鸡鸭鱼肉吃得真解馋，风卷残云，一盘又一盘；敬酒的市委领导来到我们红光满面的知青代表面前，祝福的话、贺禧的话，一遍又一遍，我们端起酒杯，应接不暇，感谢的语言，挂在嘴边万万千……

第二天一早，我人生第一次掂着公文包，戴着代表证，兴高采烈地沿着百花路向市委礼堂走去。大会开得热烈而又隆重，有不少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在会上发了言。会后我们分组讨论，制订规划，研究方案，如何把连队的经济搞上去。元月10日，大会胜利闭幕。



1972年在郑州艳芳照相馆合影留念

元月12日，我回到连队，横竖睡不着觉，于是挥笔填写了仿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知青积代会有感》三首：“看，五七战士好青年，积代会，传宝送经验”；“看，群英会上发誓言，学大寨，蔑视苦与难”；“看，摩拳擦掌奋争先，力无限，大干七五年”。

扪心自问，我之所以能参加郑州市首届知青积代会，首先归功于连队“工宣队”和“农宣队”代表及连队领导的关心支持；二是来源于我父母生前对我的教诲和企盼；三是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遗余力，苦干实干加巧干。

从1971年元月—1977年元月，我在郑州郊区祭城公社五七青年农场第四连的六年知青岁月里，曾多次荣获“连队先进五七战士”、“祭城公社学大寨积极分子”、“祭城公社坚持乡村干革命积极分子”等荣誉称号；1974年12月26日、1976年9月6日先后出席